

自我棄絕的悲歌

談太宰治《人間失格》



人間失格
 太宰治著；楊偉、蕭雲菁譯
 新雨/9907/198頁
 21公分/250元/平裝
 ISBN 9789577339478/861

歐宗智 ◎ 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

是我聞》震驚文壇，並著手撰寫《人間失格》，未久，隨著結核病的惡化，竟與愛人山崎富榮於同年6月13日深夜，在東京三鷹市「玉川上水」連袂投水自盡，結束其燦爛、傳奇、多感而淒美的一生。

✧ 充滿傳奇色彩

日本「無賴派」（又稱「頹廢派」、「破滅型」）作家太宰治（本名「津島修治」，1909-1948），一生充滿傳奇色彩。津島家為青森縣數一數二的大地主，其父曾任眾議院、貴族院議員，並經營銀行及鐵路，太宰治出身貴族，家境富裕，許多作品都可以看到其貴族生活的描述。太宰治求學過程成績優異，對芥川龍之介、泉鏡花的文學作品十分欣賞，於中學時代即開始創作生涯。1930年入東大法文科，奉文學名家「井伏鱒二」為終身之師。他出身貴族，卻以無法融入大眾生活為恥，甚至於參與反壓榨的社會運動，終而沉迷在酒、煙、藥物、女人之中。

他先前已有因為無法獲得心靈安寧而自殺數次的紀錄，後雖在井伏鱒二作媒下結婚，生兒育女，有一段穩定的生活與創作期，但他還是不改冶遊之習，有了外遇，還生下孩子。在開始創作《斜陽》之時，他認識了女讀者「山崎富榮」。1948年，其《如

✧ 人類最真切的痛苦

在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，太宰治寫作二十年，出版了三十餘本長短篇小說和隨筆，對自己和日本社會的陳腐、虛偽和罪惡，不厭其煩地挖掘、呈現、質疑、批判，最後終因苦於找不到生命的出口而選擇自我毀滅，怎不令人感喟！

太宰治創作的高峰期正值太平洋戰爭階段，由於戰局日益擴大，物質與精神的總動員也越來越深化，不順從國家意志，仍然我行我素者，必須有極大的勇氣，而太宰治秉持「忠於自我」的理念，雖與社會妥協，卻不迎合時代，眾多作品中，並無歌頌國家與戰爭之主題，誠然難能可貴。戰敗後，「茫然覺得新時代將要來臨的」太宰治，寫出了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下沒落貴族滅亡淒美的身影，道盡戰敗下「大日本帝國」子民心聲的長篇小說《斜陽》，引起廣大共鳴，猶如低吟古老美好日本的輓歌。最



後的中篇小說《人間失格》則與《斜陽》並稱太宰治戰後文學兩大傑作，《人間失格》顯然是太宰治的半自傳小說，他藉由《人間失格》提出做為人類最真切的痛苦問題，從滯澀的行文中，更可體會其內心深切的苦楚，完成此作後，太宰治終究還是選擇自溺的方式，劃下人生最後的句點。是以《人間失格》公認為一部淒絕無比、令人心痛的小說，亦可說是一首自我棄絕的悲歌。

✿ 以作者自身為範本

所謂「人間失格」，即「失去做為一個人的資格」，這是敘寫一個自我意識分裂的社會「邊緣人」之悲劇。

《人間失格》全文約五萬六千字，由主角「大庭葉藏」的三篇手記和作者本身的「序言」與「後記」所構成。如果將葉藏的手記與太宰治的年譜、傳記對照合讀，可以清楚看出，葉藏即太宰治以自己為範本所創造出來的人物。

首先，「序言」巧妙地以三張相片揭開序幕，每張相片相對於第一至第三手記，藉由相片的印象，讓讀者深入「我」——葉藏的內心世界。「第一手記」敘述小學以前的少年時期，由於「我看人」和「人看我」所形成的自我意識無法一致，造成自我分裂，乃產生存在感的危機，於是自我丑角化，一味搞笑，掩飾自我真面目，藉以吸引注意，博取他人的認同，實則內心倍感孤寂。

「第二手記」敘述就讀中學的青少年時期，「我」依然搞笑，卻被白癡似的同學看穿。「我」違背父親對他「功成名就」的期望，蹺課繪畫，結識崛木，接觸左翼思想，

參與左翼反政府活動，期能為地主的出身贖罪，還耽迷於煙、酒、女人，從而逃避對人的恐懼。「我」為了左翼活動荒廢了課業，卻又對左翼活動感到厭惡，內心矛盾不已。父親離開東京，「我」的經濟不再寬裕，認識咖啡店女侍常子，同感人生之累，竟相約跳水自殺，結果女死而「我」卻獲救，以「協助自殺罪」遭警方提押，終則暫緩起訴。

「第三手記」敘述青年時期，「我」生活頹廢，保證人「比目魚」把「我」當成像是會再去自殺一般監視著。「我」成了三流漫畫家，對未來依舊茫然，透過崛木，認識已為寡婦的女記者靜子，被女人所迷戀的「我」與之同居，因為經濟困窘，「我」自覺只會帶給靜子母女不幸而離開，復與京橋酒吧老闆娘短暫住在一起，直到認識純真的賣煙少女阿良，以為生活可趨於正常，未料兩人婚後竟帶來「淒慘」的痛苦，「我」又回去找靜子，此外還在家中窺見妻子和漫畫商通姦，使「我」對「無瑕的信賴感」整個幻滅了，吞食安眠藥自殺獲救，感到生活無趣，加以「我」咳血、酒精中毒、染上毒癮，與藥房老闆娘發生不倫，覺得人生徒勞無功，寧可一死。未久，「我」被送入精神病院，直到父親病故，被家人送到東北海邊溫泉區靜養三年，其間病況時好時壞，與年近六十的女傭阿哲有了不正常的關係，「我」這時才二十七歲，看起來倒像四十餘歲的中年人。

接著「後記」交代十年之後，大庭葉藏也許過世了，但跟他有過一段情的京橋小酒館娘對於葉藏的好，念念不忘，認為這一切都是葉藏父親的錯。

✿ 個人性格缺陷的悲劇

自小家庭富裕，父親事業成功，「我」一直覺得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冷漠，乃至格格不入，似乎「父親」是一大壓力源，使「我」始終活得很痛苦，甚至於多年之後，京橋小酒館老闆娘談起下落不明的葉藏，還一口咬定，葉藏是個大好人，至於他之淪為「失去做為一個人的資格」，全然是父親的錯。實則老闆娘的論點失之草率，並不能成立。因為，父親固然對兒子有著世俗的期望，但並不過分，當「我」得知父親死訊，「我」變得像個窩囊廢一樣，感覺自己苦惱的根源整個空了，「我」懷疑，自己苦惱的根源會沉重得那麼厲害，該不會都是父親的緣故吧？綜觀葉藏的一生，充滿了令人引以為恥的事，在第三者的眼裡看來，葉藏不幸的原因或許在於他的父親，可是細思前因後果，葉藏之不幸，關鍵因素在於葉藏本身，且是他個人性格的缺陷所造成。

首先是葉藏本身個性上的壓抑，他畏懼所謂的人際關係，本性就不會與人爭執、頂嘴，完全無力拒絕他人，只是一味搞笑或迎合對方，結果反而累死自己，帶給自己不幸，甚至於「我」和朋友崛木到常子工作的咖啡店，眼睜睜看著崛木和自己的女人常子親吻而毫無作為，因為「就算隱隱覺得有點不捨，也沒有大膽主張所有權，與人相爭的氣力」，如此壓抑自己，豈不可悲？後來「我」總算有一種不平的感覺，想的卻是自己和常子非分開不可。更誇張的是，「我」和純真的賣煙少女阿良結婚，驚見年輕的妻子與人在家中私通，「我」頭暈目眩，心中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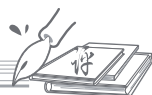
喃喃自語：沒什麼大不了的。結果「我」連出手阻止都忘了，只是呆愣在階梯上。這天真信賴感的破滅，當然大大傷害了「我」脆弱的心，使「我」對破敗的人生更感絕望。

敏感的「我」看到人類的虛偽，內心不禁吶喊：「啊！給我冰冷的意志！讓我知道人類的本質吧！人就算踩著別人往上爬，也算不了什麼罪！給我一個憤怒的面具吧！」事實上，想歸想，「我」依然刻意壓抑自我，依然搞笑，尋求另一種自我肯定，長期的表裏不一，像是在左翼讀書會裏面，「我」並非他們的「同志」，然他從不缺席，且為了娛樂大家而來，久而久之，造成自我意識分裂，耽溺於女色、酒精中毒，甚而吸毒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。換言之，「我」之「人間失格」，不能不說是個性使然。

✿ 普遍性的時代意義

生命究竟有無意義？有無價值？人生的目的究竟為何？古今中外，多少哲學家思索著此一系列問題，卻始終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解答，人們因此而苦悶不已。當然，有思想的作家總是不斷在思考人生，探索生命，誠如文藝批評家姚一葦所言，一個好的小說家，必定是「廣義的哲學家」，而且對人生有所體認、有所闡揚。讀者藉由其作品發現人生的真諦，作家於是乎發揮了指導人生的功能。小說的表現，實際就是作者的整體內涵；由作者的思想人格即可知其作品，由作品亦可窺作者的人格。

《人間失格》的「我」，因為個性的關係，無法融入社會生活，對於生活，沒有目標，也不明白什麼才是幸福，謂「其實我



從小，就三不五時地被別人說成是一個幸福的人，但是我卻老覺得自己身在地獄，反而覺得那些認為我幸福的人什麼都沒有比較，就老是認為我很安逸。我甚至還覺得自己背負了十個災禍，旁人背負了其中一個，都足以因此喪命。總之，我不懂。對於旁人痛苦的性質與程度，我完全沒有頭緒。「我」質疑生活的意義，說：「儘管能夠不自殺、不發狂、正常地談論政黨、不絕望、不屈辱地繼續與生活抗衡著，難道這樣就不會痛苦了嗎？」「我」越是努力去思索，就越搞不懂，搞不清自己的想法，對於未來的方向更是毫無概念可言。

「我」就這樣陷入人生的泥淖中，無法自拔，也沒有宗教信仰的救贖，因為「連神都讓我感到害怕。我無法相信神的愛，只相信神的懲罰。我一直覺得，只有受到神的鞭笞，才會低著頭面向審判殿堂。我相信地獄，卻怎麼也無法相信天國的存在」。針對這樣的困境，作者有兩個極其生動的譬喻，

一為形容平常的我是「蟾蜍」，亦即「日日重覆同樣的事，遵循著與昨日相同的慣例，若能避開猛烈的狂喜，自然也不會有悲痛的來襲，面對著阻礙著前途的絆腳石，蟾蜍，會繞路而行」；再者，形容自己如同卡在電線上的風箏，「在春天風沙的吹動中破掉了，儘管如此，它仍死纏著電線不放，動不動就點頭輕敲著」。這樣鮮明的象徵意涵，誠然於我心有戚戚焉。

二戰之後，傳統人文價值失落，現代人對人性與社會越來越絕望，精神空前苦悶，內在備感空虛，太宰治《人間失格》無疑對此做了真切的反映，其破格的文體也正好表達內在的真實感受。只是，《人間失格》固然指出人性的失落、精神的荒涼，具有其普遍性的時代意義，可是就主題意涵而言，色調灰黯的〈人間失格〉於「第三手記」結束之前，否定自我，自嘲為「廢人」，雖強調「一切，終將過去」，然讀之並未能使人的精神向上提升，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感。